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禮記義疏卷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莫瞻菉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田尹衡

謄録監生臣沈廷楝

欽定禮記義疏卷三

曲禮上第一之三

凡為長者糞之禮必加帚於箕上以袂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以箕自鄉而扱之為去聲糞古本作攅後省帚之手反袂迷世反拘古侯反扱許急反音吸

正義鄭氏康成曰加帚於箕得兩手奉箕恭也謂初執而往時也弟子職曰執箕膺揭厥中有帚孔疏弟子職管

子書篇名撝箕舌也厥其也言執箕以袂拘謂埽時之禮以箕舌鄉胷而帚置於箕中也以

也以袂擁帚之前埽而卻行之扱讀曰吸謂收糞時也箕去棄物以鄉尊者則不恭　孔氏穎達曰袂衣袂也退遷也當埽時却遷以一手捉帚又舉一手衣袂以拘障於帚前且埽且遷故云拘而退扱斂取也以箕自鄉斂取糞穢不以箕鄉尊者　吴氏澄曰以帚埽地除去塵穢謂之糞

餘論張子曰古者止是子弟事父母豈有使人而事

者故至於糞除皆有禮使父母得以遠厮僕　呂氏大臨曰糞除布席役之至褻者也古之童子未冠為長者役而其心安焉蓋古教養之道必本諸孝弟孝弟之心雖生於惻隱恭敬之端孝弟之行常在於洒掃應對執事趨走之際蓋人之有血氣者未有安於事人者也令使知長者之可敬甘為僕御之役而不辭是所以存其良心折其傲慢之氣然後可與進於德　王氏蘋曰學者須是下學而上達洒掃應對即

是道德性命之理此章所言糞除之禮試體究此時此心如何體究之斯知上達之理

存異呂氏大臨曰扱讀如尸扱以柶祭羊鉶之扱謂箕扱於糞如柶扱於鉶也

辨正陳氏澔曰糞除穢也少儀曰埽席前曰拚義與糞同呂氏讀扱為插音然凡氣之出入噓則散吸則聚令以收斂為義則吸音為是

案古人之於幼學洒掃以習其體應對以正其辭進

退以肅其儀循循於出入周旋而不越使身心内外常若有所持循而驕心浮氣由是斂看爲長者糞之禮一節其小心敬謹如此故教弟子者必從是始

奉席如橋衡奉芳勇反橋居廟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席横奉之令左昂右低如有首尾然孔疏所奉席頭令左昂右低如橋之衡衡横也左尊故昂右卑故垂也但席舒則有首尾卷則無首尾此謂卷席奉之法故注云如有首尾

橋井上桔槔衡上低昂　陳氏櫟曰少爲長者横奉其卷席左昂右低如桔槔之横

也

存異胡氏銓曰如橋衡取中平而兩頭下　應氏鏞曰橋橋梁也衡即横也或曰平也橋横於水至平而橋之横木尤平奉席者正平無欹其状亦然　朱氏申曰衡權衡也如橋言奉席之高如衡言奉席之平

案古無橋梁名詩無逝我梁在彼淇梁造舟為梁孟子徒杠輿梁是梁或名杠不名橋也史禹山行乘橋亦作檋蓋直轅車殷紂鉅橋之粟蓋積粟倉士昏禮

笄加於橋盖横格架是名橋者皆非梁也史記秦昭王初作河橋則以梁為橋殆自秦始又衡字與横字通用不止權衡故衡字有取於平者如上衡中衡有但取於横者如夏而楅衡卷席必横奉之而微有低昂則低右昂左不必正平亦不能使兩頭屈下則鄭說為是而必改之者反多誤也

請席何鄉請衽何趾鄉去聲下竝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順尊者所安也孔疏既奉席來當隨尊者所欲眠坐

也

坐問鄉卧問趾孔疏席坐席鄉面也衽卧席趾足也因於陰陽孔疏坐為陽故問面欲何所鄉面亦陽也卧是陰故問足欲何所指足亦陰也皆從所安也

案士昏禮御衽於奥媵衽良席在東皆有枕北止古文止作趾是卧席常北趾也管子曰儆衽則請有常則否則請以何趾者非常卧之所也又設衽曰衽猶置尊曰尊布筵曰筵必有請者總見弟子致敬而不敢專之意也

總論孔氏穎達曰凡為長者至為上明為尊者埽除

布席之儀

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為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為上

正義鄭氏康成曰布席無常此其順之也上謂席端坐在陽則上左坐在陰則上右　孔氏穎達曰此據平常布席如此若禮席則不然案鄉飲酒禮賔席牖前南面主人席阼階上西面介席西階上東面與此不同　呂氏大臨曰南鄉東鄉皆坐在陰南鄉以西為右東鄉以南為右北鄉西鄉皆坐在陽北鄉以西

為左西鄉以南為左　應氏鏞曰古人布席於地禮畢則斂而收之四方異鄉葢其堂室之面勢或不同則酌地宜其方位之旋轉或不同則順天道順其方之所重為其位之所尊

案下文若非飲食之客則此乃尋常主客會集之席而飲食亦在其中西鄉北鄉主家之席南鄉東鄉則親友異姓之席

總論邵氏淵曰自此至足毋蹶大率有四始奉席次

請席三布席四就席奉席則欲順席之理次請席問其欲坐卧之地次布席則平常之席講問之席各有其儀至就席又有就席之儀賔主之間安得不敬乎

若非飲食之客則布席席間凾丈凾胡南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非飲食謂講問之客也凾猶容也講問宜相對容丈足以指畫也孔疏布席中間相去使容一丈之地文王世子云侍坐於大司成遠近間三席席之制三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三席是一丈也飲食之客

布席於牖前孔疏飲食燕饗則賔位在室外牖前列筵南鄉布席不須相對講說之席不在

牖前或在於室丈或為杖王氏肅曰古人講說用杖指畫故或容杖也

存疑陳氏澔曰兩席並中閒空地共一丈　應氏鏞曰席閒函丈其地寬則足以揖遜回旋而不至於迫其分嚴則足以致敬盡禮而不至於褻非若飲食之客徒欲便於勸酬以為懽也

案閒猶容也函亦容也鄭注云容丈足以指畫注世子云容三席則得指畫分明所謂函丈也孔疏亦云中閒相去使容一丈之地蓋曰函曰閒但指中閒空

地而言非并兩席計之共成一丈也陳氏改之非其質矣

主人跪正席客跪撫席而辭客徹重席主人固辭客踐席乃坐重直龍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主人跪正席者雖来講問猶以客禮待之異於弟子客跪撫席者荅主人之親正徹去也去重席讓也再辭曰固客踐席乃坐客安主人乃敢安也講問宜坐　孔氏穎達曰撫謂以手按止之

不聽主人之正席也客徹重席者禮器云諸侯三重大夫再重又鄉飲酒禮公三重大夫再重是尊者多卑者少故主人為客設多重席客謙而自徹主人固辭者再辭止客之徹也尊卑有數而客必徹之者既來講說本以德義相接不以尊卑為用故雖尊猶自徹也踐猶履也主人止客徹席故客還履席將坐主人待客坐乃坐也　呂氏大臨曰主人敬客故跪正席客敬主人則徹重席主敬客則客辭客敬主則主

辭賔主之禮所以荅也　徐氏師曾曰此與下節皆
蒙講説之客而言賔主之禮也
通論陳氏祥道曰公食大夫之禮賔卷加席而公不
辭大夫相食之禮賔卷加席而主人辭或辭或否以
其敵與不敵故也
案燕禮司宫筵賔於户西東上無加席小臣設公席
於阼階上設加席大射小臣設公席於阼階上西鄉
司宫設賔席於户西南面有加席是席以多為貴也

故主人敬客則跪正席客敬主人則徹重席實主各致其辭而客乃踐席者踐重席也

主人不問客不先舉

正義鄭氏康成曰客不先舉者客自外来宜問其安否無恙及所為来故　孔氏穎達曰舉亦問也　陳氏澔曰席坐既定主人先問客乃荅之客不當先舉言也

將即席容毋怍兩手摳衣去齊尺衣毋撥足毋蹶作才洛反

摳苦侯反
齊音咨

正義鄭氏康成曰作顏色變也齊謂裳下緝也摳發揚貌蹶行遽貌　孔氏穎達曰即就也弟子講問初来就席顏色宜莊不得變動摳提挈也衣謂裳也將就席時以兩手當裳前提挈使起令裳下緝去地一尺恐衣長轉足躡履之　吕氏大臨曰作者愧赧不安之貌愧赧不安失之野也衣毋撥收斂之不使旁有觸足毋蹶不忽遽使之蹎三者謂之行容也統而

言雖裳亦衣也

存疑劉氏彝曰將即席須詳緩而謹容儀毋使有失而可愧怍坐後更須整疊前面衣衽毋使撥開又古人以膝坐久則膝不安而易以蹶動坐而足動亦為失容故戒以毋動管寧坐席歲久惟兩膝著處皆穿是足不動故然耳

案朱子謂此古人為韻語以教小兒則不必故為求深孔氏謂弟子講問初來就席則亦不得混入賔主

之禮也徐鉉說文作心動作也小兒心易動故色易變將即席而不摳衣則坐而下衣必分散足必如蹶蹶謂顚仆也此皆以戒即席將坐之容

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戒勿越

正義鄭氏康成曰在前謂當行之前戒勿越廣敬也

孔氏穎達曰策篇簡也坐亦跪也坐名通跪跪名不通坐　呂氏大臨曰書策琴瑟之爲物先生之所常御也物猶加敬人可知也

通論陳氏祥道曰臣之於君至於路馬不敢齒路馬之芻不敢處見几杖則起遭乘輿則下子婦之於父母舅姑至於衾簟枕几不敢傳杖屨不敢近弟子之於師至於書策琴瑟不敢越皆因其人而敬之故也於物猶然則凡所愛之人可知矣

存疑孔氏穎達曰越踰也弟子將行若遇師諸物或當已前則跪而遷移之勿得踰越也

案越者播散之意坐而遷之必有次序不得凌亂或

謂跨之而過恐無此理

虛坐盡後食坐盡前坐必安執爾顏長者不及毋儳言 盡津忍反 儳藏鑒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盡後謙也盡前為汙席執猶守也儳猶暫也非類雜也 案周禮注立而以物求市曰儳言未及而參錯以進如之

孔氏穎達曰凡坐各有法虛空也空謂非飲食坐也盡後而不敢近前玉藻云徒坐不盡席尺是也食坐謂飲食坐也古者地鋪席而俎豆皆陳於席前之地

若坐近後則濺汙席玉藻云食齊豆去席尺是也凡坐好自搖動故戒之令必安坐久坐好異故戒之宜如鄉者毋怍顔容長者正論甲事未及乙事少者不得輒以乙事暫然錯雜之　彭氏汝礪曰坐久或顔色怠慢故戒使執爾顔執有持守之義

正爾容聽必恭毋勦說毋雷同必則古昔稱先王（勦初交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聽先生之言既說又敬（孔疏方受先生之道當正己矜莊聽師長之說宜必恭敬）勦猶擥也謂取人之說以為己說

孔疏語當稱師友而言毋得擘取人之說以為己語雷之發聲物無不同時應者人之言當各由己不當然也孟子曰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孔疏凡為人之法當自立心斷其是非不得聞他人之語輒附而同之若聞而輒同則似萬物之生聞雷聲無不同應者稱先王者言必有依據孔疏雖不雷同又不得專輒故必法於古昔之正而所言之事必稱先王也孔氏穎達曰正謂矜莊也顏容通語爾　陳氏櫟曰聽長者言必恭敬雖不當苟同於人又不當苟異於古也此一節言弟子事師長講問之節　陳氏澔曰上言執爾顏謂顏色無

或變異此言正爾容則正其一身之容貌也聽必恭亦謂聽長者之言也　楊氏鼎熙曰勦說則蹈襲之心勝而少獨得之見雷同則附和之意多而少折衷之詞必字正與二毋字相應

通論胡氏銓曰勦猶抄也襄二十五年崔慶之盟杜預云讀書未終晏子抄荅易其辭是謂勦說

餘論方氏慤曰言古則不止於昔言昔則未至於古若合而言之古亦可謂之昔昔亦可謂之古

案是節皆就坐之時說正爾容者坐如尸也聽必恭者毋側聽也不勦說以掠美雷同以徇人而或好為新奇藐前哲為不足道則又不可故必則法古昔而述先王之實事以證之

侍坐於先生先生問焉終則對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敢錯亂尊者之言　陳氏澔曰問終而後對欲盡聞所問之旨且不敢雜亂尊者之言也

請業則起請益則起

正義鄭氏康成曰尊師重道也起若今摳衣前請也

孔疏漢時受學有摳衣前請之法　業謂篇卷也益謂受說不了欲師更明說之子路問政請益是也　吕氏大臨曰業謂所學於先生者如詩書禮樂之類是也益謂所問未明或欲卒學或欲少進也有所請必起敬業也敬業所以敬師敬師所以敬道　陳氏澔曰請業者求當習之事請益者再問未盡之藴起所以致敬也

通論方氏慤曰孔子與曾參言復坐吾語汝則弟子之於先生有所請必起可知

父名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起唯于癸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唯諾皆應辭唯恭於諾　孔氏穎達曰父與先生呼名稱諾則似寬緩驕慢　呂氏大臨曰弟子之事師猶子事父父名無諾則先生名亦無諾諾者許而未行也唯而起聞名即往也王藻曰父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

陳氏祥道曰諾者應之緩唯者應之速以道則唯諾無殊以禮則緩速有辨

通論陳氏祥道曰内則應唯敬對事父之禮也論語曾子曰唯事師之禮也為人臣者君命名在内不俟屨在外不俟車亦唯而起之意也

侍坐於所尊敬無餘席見同等不起

正義鄭氏康成曰無餘席必盡其所近尊者之端為有後来者見同等不為私敬　孔氏穎達曰先生坐

一席已坐一席已必坐於近尊者之端欲得親近先生似若扶持然又備擬先生顧問不可過遠且擬後人之来故闕在下空處以待之也已之同等後来任其坐在下空處不為之起以尊敬先生不敢曲為私敬也　方氏慤曰無餘席欲其近而應對之審也同等不起與已無上下之閒故也

通論方氏慤曰經有曰侍先生侍所尊敬侍君子侍長者何也曰先生以教稱之也曰所尊敬以道稱之

也曰君子以德稱之也曰長者以年稱之也

存疑吳氏澄曰吕氏以所尊敬三字相屬不若從舊所尊句斷為是　彭氏絲曰一説侍坐於所尊敬者當坐席之末不可使席有空餘

案方氏所尊敬為句惟吳氏謂惟敬之故近之以敬字屬下句然舊實未有此斷句至彭氏所述别説則與注疏全背斷不可從

燭至起食至起上客起

正義鄭氏康成曰燭至異晝夜食至為饌變上客起敬尊者　孔氏穎達曰上客謂尊者之上客尊者見之則起侍者宜從之起食與燭至起則尊者不起劉氏彝曰食至起不敢妨其食也　張子曰非上客則主不起坐者亦不敢私修敬故無二尊也燭至起事之變也始虛坐至設食則起二者皆變於外也下欠伸撰杖屨亦變也故起

案劉氏謂食至起不敢妨其食是此侍坐者不待食

也張子謂虛坐盡後設食則起而盡前是此侍坐者即侍食也二者皆應有之

燭不見跋見賢遍反跋駢末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跋本也燭盡則去之嫌若燼多有厭倦也孔疏跋本把處也古者未有蠟燭唯呼火炬為燭火炬易盡則藏所然殘本若積聚殘本客見之則知夜深慮主人厭倦或欲辭退也 呂氏大臨曰燭者童子所執燭盡則更之不以殘本示人使客不敢安也

存疑劉氏彝曰燭不見跋跋趾也將至跋而退不敢及

其更

案燭不見跋從鄭說則主人敬客夜飲有當陽之禮從劉說則客避主人火繼非卜晝之常然此燭不見跋為執燭以侍者言從鄭為是

尊客之前不叱狗

正義鄭氏康成曰主人於尊客之前不敢倦叱狗嫌若風去之孔疏有尊客而叱狗則似厭客欲去之也卑客亦當然舉尊為甚 吕氏大臨曰狗於尊者之前不敢叱者嫌於客也 方氏

戇曰不以至賤駭尊者之聽

棨尊客之前肅容柔聲安得有此不叱狗謂雖狗亦

不叱敬之至也

讓食不唾唾湯卧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唾嫌有穢惡　呂氏大臨曰讓食

之際不敢唾者嫌若訾主人食亦不敬也　楊氏鼎

熙曰讓食辭讓以食之時

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撰杖屨視日蚤莫侍坐者請出

矣
欠丘劍反撰仕轉反
屨紀具反莫與暮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撰猶持也請出以君子有倦意也

孔氏穎達曰志疲則欠體疲則伸君子自執杖在坐著屨升堂時杖屨在側若倦則自起持之瞻視庭影望日蚤晚也禮卑者賤者請進不請退退由尊者令見尊者為上諸事皆是欲起之漸故侍坐者得請出

呂氏大臨曰君子示以倦則請出不敢勤君子也

侍坐於君子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

正義鄭氏康成曰起對謂離席而對敬異事也君子必令復坐　孔氏穎達曰更端別事也謂鄉語已畢更問他事　吕氏大臨曰起而對因事有所變而起敬也　朱氏申曰問者異事則對者異儀

通論陳氏櫟曰君子更前事而別問一端則不敢坐對如曾子侍坐子問至德要道曾子避席而對子命之復坐是也

侍坐於君子若有告者曰少間願有復也則左右屏而

待間音閑屏必領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復白也言欲須少空間有所白也

屏猶退也隐也　孔氏穎達曰左右避之不得迫也

呂氏大臨曰屏而待不敢干其私也間謂間隙聘

禮賔曰俟間亦此意也　方氏慤曰少間願有復則

機事之欲密者也故左右屏而待焉既屏而又待者

防君子之有所召　楊氏鼎熙曰必待者以君子未

命退也

餘論戴氏溪曰夫禮少事長求進不求退故必長者有欲退之意而後少者敢求退焉大抵少者雖勞不憚而長者不可使少勞也少者雖久立無害而長者不可使久坐也

案此以上雜舉侍坐之禮蓋子之侍父弟子之侍師凡於所尊者大略同也

毋側聽毋噭應毋淫視毋怠荒噭古弔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噭呼號之聲也淫視睇眄也怠荒放散身體也孔疏噭謂聲高急應答宜徐徐而和也淫謂流移也目當直瞻視不得邪眄怠荒謂放縱不自拘斂

毋傾側其耳以聽與不傾聽同

陳氏櫟曰此言通戒敬身者當如是也

陳氏澔曰上言聽必恭側耳以聽非恭也應荅之聲宜和平高急者悖戾之所發也淫視流動邪眄也怠荒謂容止縱慢

存疑鄭氏康成曰側聽耳屬於垣嬿探人之私也孔疏側聽謂壁聽旁人私言也

孔氏穎達曰已下亦侍君子之法

案此數節謂人容貌之常皆當敬而不可敖慢邪辟即不待君子亦當然也鄭以側聽為耳屬於垣恐非正義

遊毋倨立毋跛坐毋箕寢毋伏倨音據跛彼義反又波我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跛偏任也孔疏跛謂挈舉一足一足蹹地立宜如齊伏覆也孔疏寢卧也卧當或側或仰而不可覆也　孔氏穎達曰箕謂舒展兩足狀如箕舌也　朱氏申曰遊宴遊也倨傲也跛足不正也寢毋伏伏則失仰側之節也　徐氏師曾

曰行當恭謹立當整齊坐必斂足寢不如尸皆敬也

案徐訓遊為行良是揖者行容之俯遊者行容之仰遊則易倨故戒之

通論胡氏銓曰坐毋箕尉佗箕踞而坐

斂髮毋髢髢徒細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髢髲也毋垂餘髮如髲也孔疏古人垂髮以纚韜之不使垂如髮得復有垂餘如髲疑女人以髮多為美故加髢而後

案纚長六尺以之韜髮安以纚韜之男子但取斂髮不得加髢嫌為婦飾也

冠毋免勞毋袒暑毋褰裳免如字袒徒旱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免去也（孔疏冠常著在首不可脫）褰袪也皆為其不敬也（孔疏雖炎熱不得褰袪取涼）孔氏穎達曰袒露也雖有疲勞之事猒患其衣而不得袒露身體

通論陳氏祥道曰立毋跛而魯之有司跛倚者禮之所棄坐毋箕而原壤夷俟孔子之所非古之養老則袒而割牲祭祀則袒而迎牲喪禮以袒踊為孝喪服以袒免為制士虞則鉤袒取黍稷大射則袒決遂執弓然則袒豈先王之所不為以為無故而袒則非禮

也蓋先王以人不知服飾之為禮也為之冠以旌其首為之屨以重其足為之衣以充其身束則有帶佩則有玉深衣毋見膚絺綌必有表凡惡其無文而已餘論方氏慤曰冠固有時而可免若居喪之類則冠可免矣勞固有時乎可袒若割牲之類則勞可袒矣

游氏桂曰人之所患在徇其意之所安而不由於正人之所安其病有五曰傾邪曰放縱曰惰偷曰倨慢曰輕易側聽淫視傾邪者也怠荒及立而跛冠而

免勞而袒暑而褰裳惰偷者也嗷應斂髮而髢輕易者也遊而倨坐而箕寢而伏放縱倨傲者也此五者禮之所禁也君子持身未論其他獨於視聽遊行坐立臥起衣冠之際而自克焉斯過半矣

總論呂氏大臨曰頭容欲直故毋側聽聲容欲靜故毋嗷應目容欲端故毋淫視氣容欲肅故毋怠荒足容欲重故遊毋倨立如齊故毋跛坐如尸故毋箕正其衣冠故斂髮毋髢冠毋免勞毋袒暑毋褰裳

侍坐於長者屨不上於堂解屨不敢當階上時掌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屨賤空則不陳於尊者之側不敢當階為妨後升者　孔氏穎達曰長者在堂故屨脱於階下若長者在室則得著屨上堂不得入室解脱也鮮屨綦也　朱子曰未升時鮮屨置階側　吕氏大臨曰屨云鮮者屨有繫也士禮夏葛屨冬白屨案此句誤禮緇布冠玄端黑屨皮弁服白屨爵弁服纁屨冬則皮屨可也　組綦繫於踵言有繫也　胡氏銓曰不當階自卑巽也

存疑林氏光朝曰屨著綦屨之有繫欲足之加斂也鮮屨而後登堂不敢瀆也古人鮮屨則結襪而前

徐氏師曾曰此言初至解屨之法

案古人無所爲襪詩邪幅在下則君亦見其邪幅矣左傳帶裳偪舄昭其度也褚師聲子以足疾襪而登席其君怒之欲斮其足則襪非禮服無疾不用可知或謂履字從舟襪字從栰皆取載義韓非子言文王襪繫自結之漢魏人辭賦中所言襪皆指女人似襪

薄輕而屨重厚襪即屨非今人所謂襪也林氏解屨則結襪而前未知何據

就屨跪而舉之屏於側

正義鄭氏康成曰就屨謂獨退也就猶著也屏亦不敢當階孔疏屏退於側不當階也　孔氏穎達曰若獨暫退則先往階側跪舉取之

案屏於側仍不敢當階與同退鄉長者而屨異蓋此一人獨退長者未必視之也

鄉長者而屨跪而遷屨俯而納屨鄉去聲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得屏遷之而已俯俛也納内也遷或爲還孔疏少者禮畢退去則就階側跪取屨移前近既取因俯身鄉長者而納足著之

孔氏穎達曰納屨不跪者跪則足鄉後不便故但俯也雖不竝跪亦坐左納右坐右納左　徐氏師曾曰此終退納屨之法面鄉長者而著之恐背尊也將屨之時則就階側跪取稍移近前欲便著也方屨之時則不跪而但俯身納之亦便著也

通論陳氏祥道曰禮凡祭於室中堂上無跣燕則有
之故特牲少牢饋食自主人以至凡執事皆不脫屨
而尸坐亦不脫屨以其侍神不敢燕惰也若夫登坐
於燕飲侍坐於長者無不脫屨以其盡歡致親不敢
不跣也故在堂則屨不上於堂在室則屨不入於戶
排闔脫屨於戶內者一人而已有尊長在則否然則
君屨不下於堂不出於室矣解屨必屏於側取屨必
隱辟納屨必鄉長者遷之必跪納之必俯脫之必主

人先左賔先右納之必坐左納右坐右納左則屨之脫納皆有儀矣屨之為物有以不脫為敬有以脫為敬鄉飲鄉射禮未畢不脫屨祭祀尸未謖不脫屨此以不脫為敬也及升堂燕私則脫焉此以脫為敬也昔褚師聲子襪而登席其君戟手而怒之此知脫屨而不知跣也後世人臣脫屨然後升堂此知致敬而不知非坐不脫屨也

餘論王氏炎曰解屨取屨其事甚小古人至謹如此

敬長之心誠一舉足而不敢忘矣

存疑鄭氏康成曰鄉長者而屨謂長者送之也

辨正朱子曰注云長者送之恐非是但謂雖降階出戶猶鄉長者不敢背耳案侍坐者羣退則長者亦自送之故必鄉長者而屨不敢背也

離坐離立毋往參焉離立者不出中閒

正義鄭氏康成曰爲干人私也離兩也　孔氏穎達曰見彼或二人併坐或併立恐密有所論已不得輒往參預二人併立當已行路則辟之不得輒當其中

間出也　方氏慤曰兩相麗之謂離三相成之謂參彼坐立者兩人而我一人往焉則成爲參矣叅兩相麗之謂離即未必有私而我往參其間亦非愼以持已謙以待人之道故記戒之

男女不雜坐不同椸枷不同巾櫛不親授椸羊支反枷與架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以下皆爲重別防淫亂也不雜坐謂男子在堂女子在房也椸可以枷衣者　孔氏穎達曰不親授者男女有物不親相授也內則云其

相授則以篚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　陳氏櫟曰施衣其上曰椸加衣其上曰枷　朱氏申曰以拭物而上下通用者謂之巾以治髮而疎密有節者謂之櫛　陳氏澔曰内則注云植者曰楎横者曰椸枷與架同置衣服之具也巾以帨潔櫛以理髮此四者皆所以遠私褻之嫌

嫂叔不通問諸母不漱裳漱悉侯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通問謂相稱謝也諸母庶母也漱

澣也庶母賤可使漱衣不可使漱裳裳賤尊之者亦所以遠别　孔氏穎達曰諸母謂父之諸妾有子者　朱氏申曰不通問禮問不敢褻也　陳氏澔曰不通問無問遺之往來也裳賤服不使漱裳亦敬父之道也

外言不入於梱内言不出於梱梱苦本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外言内言男女之職也孔疏男職在官政女職在織紝不出入者不以相問也孔疏各有限域不得濫預　陳氏櫟

曰梱中門限所以限内外也外言不入梱男不言内也内言不出梱女不言外也

女子許嫁纓非有大故不入其門

正義鄭氏康成曰女子許嫁繫纓有從人之端也大故宫中有災變若疾病乃後入也女子有宫者亦謂由命士以上也　孔氏穎達曰女子婦人通稱也婦人質弱不能自固必有繫屬故恒繫纓纓有二時一是少時常佩香纓内則云男女未冠笄紟纓是也二

是許嫁時繫纓主人入親說婦纓鄭注婦人十五許嫁笄而禮之因著纓是也盖以五采為之其制未聞又內則曰婦事舅姑衿纓以此而言故知有二纓也大故謂喪病之屬女子已許嫁則有宫門列為成人惟有喪病等乃可入其門　胡氏銓曰繫纓有固束之義　劉氏彝曰女子許嫁纓所以繫屬其心以著誠於夫氏起其孝義也既許嫁則有姆教之處於梱內之別室男子非有疾憂之故不入其門也　林氏

光朝曰內則子生七年則男女不同席不共食於童
稚之時而教之遠嫌也婦人十五而許嫁則繫纓笄
成人之飾纓許嫁則繫之不入其門者謂許嫁則異
宮而處也

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同
器而食父子不同席

正義鄭氏康成曰女子十年而不出嫁及成人可以
出矣猶不與男子共席而坐亦遠別也孔疏兄弟弗與同席而坐

者雖已嫁及成人猶宜別席　孔氏頴達曰女子謂已之女男子女子皆是父所生之子男則單稱子女則於子之上加女子二字以別於男子故云女子子也熊氏云兄弟弗與同席同器未嫁亦然　陳氏櫟曰父之姊妹曰姑已之女兄弟曰姊妹已之女曰女子子若已嫁而歸寧還家兄弟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

通論呂氏大臨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有別也有別者先於男女天地之義人倫之始内則曰禮始

於謹夫婦為宫室辨外内男子居外婦人居内深宫固門閽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所以别於居處者至矣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授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不雜坐不通乞假内言不出外言不入所以别於往来者至矣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御婦人則進左手所以别於出入者至矣外内不共井不共湢浴不通寢席不通衣裳不同椸枷不同巾

櫛不敢縣於夫之楎椸不敢藏於夫之篋笥所以別於服御器用者至矣姑姊妹女子子天屬也許嫁則非有大故不入其門已嫁而反則不與同席而坐同器而食嫂與諸母同宫之親也嫂叔則不通問諸母則不漱裳妻之母婚姻之近屬也壻見主婦闔扉立於其内壻立於門外東面主婦一拜壻答再拜主婦又拜壻出所以别於宗族婚姻者至矣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必日月以告君齊戒

以告鬼神為酒食以名鄉黨僚友取妻不取同姓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則弗與為友所以厚別於交際者至矣男女不雜坐經雖無文然喪祭之禮男女之位異矣男子在堂則女子在房男子在堂下則女子在堂上男子在東方則女子在西方坐亦當然　陳氏祥道曰同藏惟七十可也親授惟喪祭可也通問惟援溺可也內言不出而有所謂出外言不入而有所謂入周官內小臣達王后之

好事於四方則內言出於梱矣内宰以陰禮教六宫則外言入於梱矣盖先王制禮惟嫌疑無别而已嫌疑有以别雖内言之出外言之入可也

存異鄭氏康成曰父子不同席異尊卑也　孔氏頴達曰不云姪及父惟云兄弟者姪父尊卑禮殊不嫌也

辨正吕氏大臨曰父子不同席者此承上女子子已嫁而言父子之間雖男子猶不同席况女子子已嫁而

反者乎故因而言之　陳氏櫟曰女子子以父視則子也亦不同席而坐今人單舉此句施之父子之同筵者非矣　姚氏舜牧曰詩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則出嫁之女父亦不當與之同席矣

案不言姪者以父子兄弟親而姪疏其宜遠嫌猶易見耳孔疏姪父尊卑禮殊不嫌全失禮意

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

正義鄭氏康成曰男女有媒往來傳婚姻之言乃相

知姓名孔疏先須媒氏行傳婚姻之意後乃知名重別有禮乃相纏固

孔氏穎達曰昏禮有六禮二曰問名幣謂聘之玄纁束帛先須禮幣然後可交親也　馬氏睎孟曰非行媒不相知名以遠嫌也非受幣不交不親以致敬也

王氏炎曰昏禮納采而後問名故非行媒不相知名納吉而後納徵故受幣而後相親愛

餘論方氏慤曰先王立媒氏以通內外故謂之行媒行者往來有所通之謂也非是而相知名則為褻矣

非受幣不交不親者周官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於外則以之行禮於内則以之將意行禮於外所以交之也將意於内所以親之也

故日月以告君齊戒以告鬼神為酒食以召鄉黨僚友以厚其别也齊側皆反別彼列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周禮凡取判妻入子者媒氏書之以告君孔疏男女須辨故歸來則書取婦之年月日以告國君昏禮凡受女之禮皆於廟為神席以告鬼神孔疏受六禮並在廟布席告先祖也明女是先

祖之遺體不可專輒許人為酒食以會賓客也厚重慎也　杜氏預曰禮逆女必先告祖廟而後行　孔氏頴達曰齊戒謂嫁女之家而取婦之家父命子親迎竝自齊潔但在寢不在廟也夫家若無父母則三月廟見亦是告鬼神　馬氏晞孟曰明而尊者莫如君書日月以詔之幽而嚴者莫如鬼神致齊戒以告之近而親者莫如鄉黨僚友為飲食以命之所以備禮而厚其別也　邵氏淵曰日月告君以示不失時齊戒告鬼神

以示不敢專名鄉黨僚友以示同其慶如是而男女之別厚　方氏慤曰鄉黨在私而同國者也僚友在公而同官者也爲酒食以名之且以見婚姻之道合乎公私之議也　陳氏澔曰厚其別者重慎男女之倫也

案周禮媒氏掌萬民之判乃主合婚姻之官非記所謂行媒也行媒者將合婚姻必使媒通言始行納采問名之禮至納吉後行納徵禮必有幣純帛無過五

兩五兩用五疋疋四丈從兩頭卷之則五兩為十端每端二丈侈則費不給簡則禮不備曰無過則庶人不必備大夫不可踰也而昏禮成夫然後請期親迎焉故曰非受幣不交不親至日月以告君有位者固然在士庶則告於官即告於君矣若齋戒以告鬼神則鄭惟指女父母謂以先祖遺體許人不敢専輒白虎通謂男不告廟示不必安然左傳楚圍言告於莊共之廟而来鄭忽先配後祖鍼子譏之儀禮父命子

親迎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則男亦當先告廟矣記者故謂重厚此男女之别也

取妻不取同姓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取娶通下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爲其近禽獸也妾賤或時非媵取之於賤者世無本繫故卜之孔疏鄭謂妾賤或非媵者諸侯取一國之女則二國同姓以姪娣媵媵送也妾送嫡行則明知姓氏大夫士取亦各有妾媵或時非此媵類取於賤者不知何姓之後　朱氏申曰取同姓是無别也　邵氏淵曰取妻不取同姓買妾必卜其姓所以重宗也

通論方氏慤曰昭公之取於吳是失取妻之禮矣晉侯之有四姬是失買妾之禮矣陳司敗鄭子産所以譏之也

存異熊氏安生曰卜者卜吉凶既不知其姓但卜吉則取之

案此條鄭注未詳及之熊氏之説孔氏采入為疏後儒因皆本此為説但上文曰不取同姓此曰不知其姓明以辨姓為重也故卜之者乃卜其姓之同與否

耳　又案古天子賜姓諸侯命氏然姓必賜於天子而氏不必皆命於諸侯如魯孔氏以祖孔父字為氏而姓子鄭孔張以祖子孔字為氏而姓姬衛之孔圉則孔氏而姞姓陳之孔寧則孔氏而嬀姓氏同而姓異彰彰也其餘或以官為氏如司馬牛然其兄魋或稱向魋或稱桓魋則又以其祖為氏一家而三氏矣蓋氏或其人自繫之或他人舉以目之不必皆命於諸侯也故惟門祚最顯者則姓與氏並著其側陋之

家有本無姓而或以其祖之字或以其祖之官或即所居之地以為氏者或本有姓而式微轉徙忘其姓但記其氏者古人最重婚姻取妻必世家大族未有不知其姓者買妾則不知其姓者有之故卜之如有嬀之後將育於姜則亦可因卜而决其與我同姓否也自熊氏但卜其吉凶之說而此義晦矣喪服小記書銘婦人書姓與伯仲若不知其姓則書氏則此時不知其姓必多故為之權禮如此

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弗與為友見賢遍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避嫌也有見謂有竒才卓然衆人所知　孔氏頴達曰寡婦無夫若其子凡庸與其來往則於寡婦有嫌也　陳氏澔曰非有好德之實則難以避好色之嫌故取友者謹之

餘論彭氏絲曰不與往来豈徒避嫌亦以礪孤子之德慧術知禮豈徒然哉

總論孔氏頴達曰男女不雜坐至弗與為友總明遠

嫶之法

賀取妻者曰某子使某聞子有客使某羞

正義鄭氏康成曰賀謂不在賔客之中使人往者孔疏謂親朋友有昏己有事礙不得自往而遣人往也羞進也古者謂候為進孔疏古時謂迎客為進漢時謂迎客為候其禮盖壺酒束脩若犬也不斥主人昏禮不賀　孔氏頴達曰昏禮有嗣代之序故不賀此云賀者聞彼昏而致筐篚將表厚意身實不往為賀故其辭不稱賀曰某子使某者此使者辭也某

子賀者名使某使自稱名也言彼使我來也聞子呼取妻者為子也不賀故云聞子有客也使某羞者使某將此酒食與子進賓客也　呂氏大臨曰郊特牲云昏禮不賀人之序也賀者以物遺人而有所慶也昏禮嘉禮也然著代以為先祖後人子之所不得已故不用樂即不賀也雖曰不賀然為酒食以召鄉黨僚友則問遺不可廢也故其辭曰聞子有客使某羞舍曰昏禮而謂之有客則所以羞者佐其共具之費

以待鄉黨僚友而已非賀也言賀因俗之名　吳氏澄曰此言為彼取妻而致餽遺其辭如此也

案此節因上言昏取而附記之前章云為酒食以召鄉黨僚友即有客之謂也惟以供具之助為問遺之端使授受皆得其宜而仍不違於禮之不賀此古人措辭之善也

貧者不以貨財為禮老者不以筋力為禮

正義鄭氏康成曰禮許儉不非無也年五十始杖八

十拜君命一坐再至　呂氏大臨曰君子之於禮不責人之所不能備不責人之所不能行禮者敬而已矣心苟在敬財力之不足非禮之訾也　陳氏祥道曰禮非貨財不足以為文非筋力不足以為儀貧者不足於貨財老者不足於筋力於其不足而責之以為禮則不恕矣

通論呂氏大臨曰潢汙行潦可薦於鬼神瓠葉兔首不以微薄廢禮此不以貨財者也五十杖於家至一

坐再至此不以筋力者也又有法之所不得為者有疾而不能行者臨難而不得已者土地之所不有者君子亦不責也王子為其母請數月之喪法之所不得為者也喪禮禿者不免傴者不袒跛者不踊此有疾而不能行者也嫂溺則援之以手同室有鬬被髮纓冠而救之此臨難而不得已也居山不以魚鼈為禮居川不以鹿豕為禮此土地之所不有也凡此皆禮之變也

餘論陳氏祥道曰古者凶荒則殺禮況貧者乎聘射之禮非强有力者不能行況老者乎

案此一節明用禮之宜所謂以權制者也責貧以財則禮廢於貧責老以力則禮廢於老如是在已可以自安在人可以不責

名子者不以國不以日月不以隱疾不以山川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在常語之中為後難諱也春秋傳曰名終將諱之隱疾衣中之疾也謂若黑臀黑肱

孔疏宣二年晉使趙穿迎公子黑臀於周而立之昭元年楚公子黑肱昭三十一年邾黑肱疾在外者雖不得言猶可指擿此則無時可辟　杜氏預曰隱痛疾患避不祥也　孔氏穎達曰以國衛侯晉晉侯周是也甲乙丙丁殷家以為名殷質不諱故也魯僖公名申蔡莊公名甲午者周末不能如禮山川魯獻公名具武公名敖此皆不能如禮者也　陳氏澔曰常語易及則避諱為難

通論李氏曰魯申繻言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

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蓋諸侯有百官有祭祀有器幣有牲庶人名之則可也　徐氏師曾曰申繻對魯桓公曰名有五名生為信案杜注若唐叔虞魯公子友德命為義案杜注若文王昌武王發類命為象案杜注若仲尼首象尼丘取於物為假案杜注若伯魚生君饋之鯉取於父為類案杜注若魯莊公與父同日又曰以官則廢職案杜注若晉僖侯改司徒為中軍宋武公改司空為司城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此可以補曲禮之闕

餘論呂氏大臨曰名子者必有所辟以其終將諱也

國天子之所封也日月天下之達稱也隱疾者人之所難言也山川者國之望也名之必可言也所難言者不可傳於人故不以隱疾也名之必將諱之諱之必將改之改天子之所封則不敬上改天下之達稱則不同乎俗改國之望則不敬鬼神春秋之時名子之禮廢犯此四禁而莫之恤也　陳氏祥道曰名子之禮世子適子則名之於君庶子衆子則名之於有司大夫士庶之子皆名之於父其名之之禮雖殊而

名之之戒則一古人之於命物也猶曰名之必可言也况名子乎魏王昶之名子也以元默冲虚為稱欲使顧名思義而已

存疑孔氏頴達曰不以國者不以本國為名他國即得為名

案如孔説則魯公名宋衛侯名鄭皆禮所得為而會同大典相朝於廟將易其國乎抑不諱乎恐亦非是

男女異長長知兩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各自為伯季也孔疏案冠禮加字之時伯某甫仲叔季惟其所當又檀弓云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知女子亦自為叔季者春秋伯姬歸於紀叔姬歸於紀是也 孔氏穎達曰文家稱叔案管叔以下皆稱叔惟末為聃季云質家稱仲嫡長稱伯案若衛共伯庶長稱孟案若魯孟孫 黄氏震曰異長亦示別也 陳氏澔曰各為伯仲示不相干雜之義也

男子二十冠而字冠去聲

正義鄭氏康成曰冠是成人矣敬其名 朱氏申曰

二十曰弱冠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

父前子名君前臣名

正義鄭氏康成曰對至尊無大小皆相名孔疏鄢陵之戰欒書欲載晉侯鍼曰書退鍼是書之子對晉侯而稱名是於君前臣名其父也　賈氏公彥曰名是受於父母為質字者受於賓為文故君父之前稱名至於他人稱字是敬其名也　陳氏祥道曰家無二長故父前無伯仲之稱國無二上故君前無爵位之稱　呂氏大臨曰事父者家無二尊雖母不敢

以抗之故無長幼皆名不敢致私敬於其長也事君者國無二尊雖父不敢以抗之故無貴賤尊卑皆名不敢致私敬於所尊也

通論胡氏銓曰父前子名君前臣名宣十五年申犀謂楚王曰毋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襄二十一年欒盈謂王行人曰陪臣書皆名其父於君前也於他國君前亦然成三年荀罃謂楚王曰以賜君之外臣首

餘論方氏慤曰字緣名生固以敬其名經言廟中不

諱與父前子名同意又言君所無私諱與君前臣名同意

女子許嫁笄而字

正義鄭氏康成曰女子以許嫁為成人　黄氏震曰字以尊名男冠女笄皆成人而字惟君父之前則名

陳氏澔曰許嫁則十五而笄未許嫁則二十而笄亦成人之道也故字之

餘論王氏子墨曰男子伯仲叔季之序達於四方女

子之長少不出閨闥其各為長宜也既冠成人敬其名而字之宜也而有時乎名之者君父之前尊有所伸則私有所屈也女子之笄猶男子之冠閨門之内亦當敬其名不言許嫁之年不可以豫定也聖人之制禮未嘗不謹其微也男女之别居有堂室之分衣有椸枷之異所以為内外之辨亦至矣而必異其長以明其無所不當别異也

凡進食之禮左殽右胾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膾炙

處外醯醬處內葱渿處末酒漿處右以脯脩置者左朐右末殽戸交反胾側吏反食音嗣膾古外反炙張夜反醯呼奚反渿以至反漿子羊反朐其居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左右皆便食也殽骨體也胾切肉也殽在俎孔疏左傳王享士會殽烝下云宴有折俎少牢特牲禮皆骨體在俎胾在豆孔疏公食大夫禮庶羞十六豆有牛胾羊胾食飯屬居人左右明其近也孔疏此饌之設羹食最近人外內殽胾之外內也孔疏羹食之外乃有殽胾故膾炙在殽胾外醯醬在殽胾內不得在羹食內也膾炙皆在豆醯醬食之主故近渿烝葱也處醯醬之左言末者殊加也孔疏地道尊右則末

在左葱渿文繼醓醬之下故知在醓醬之左儀禮正饌惟有葅醓無葱渿故鄭以葱渿為殊加也　渿

在豆酒漿處羮之右言若酒若漿爾兩有之則左酒右漿孔疏卑客則或酒或漿若尊客則有酒有漿　此大夫士與賔客燕食之禮其禮食則宜放公食大夫禮云左朐右末亦便食也屈中曰朐孔疏左朐以中屈處置左也右末以末邉際置右也右手取末際擘食之便脯脩處酒左以燥為陽也　孔氏頴達曰熟肉帶骨而臠曰殽純肉切之曰胾骨是陽故在左肉是陰故在右飯燥為陽故左羮濕是陰故右醓字徐音作醢則醢之與醬

兩物各别依昏禮及公食大夫禮醬在右醢在左此
醯醬處内亦當醬右醯左也案公食大夫禮宰夫自
東方授醯醬公設之鄭注以醯和醬又周禮醯人共
齊菹醯物則醯醬共為一物也今此記文若作醯字
則是一物醯之與醢其義皆通未知孰是但鄭注醓
浾云處醯醬之左則醯醬一物為勝以脯脩置者設
食竟所須也脯訓作始始作即成脩訓治脩治之乃
成鄭注腊人云薄析曰脯捶而施薑桂曰腶脩　朱

氏申曰膾炙異餚故處外醢醬食主故處内葱渫微物故處末酒漿處禮故處右　彭氏絲曰膾牛羊魚肉聶而切之為膾也炙燔肉也處外處殽胾之外也此加餚非主也故在外醢醋也案食禮復設酒漿者蓋食畢用漿以漱口用酒以演氣也

通論呂氏大臨曰據此章所陳餚與辭遜之節雖與公食大夫禮少有不同其大略無甚異恐此即大夫士與賓客禮之節也公食大夫禮三牲之俎在左庶

羞之豆在右俎實皆殽殽骨體也羞豆有胾胾切肉也此則左殽右胾矣公食大夫禮庶羞之豆有膾有炙設於稻南簋西則處外矣公設醯醬於席前則處内矣此其所同也公食大夫禮設黍稷六簋於俎西設鉶四於豆西俎豆南則鉶簋同列矣簋實食也鉶實羹也無左右之別也公食大夫禮飲酒實於觶設於豆東漿飲設於稻西豆東則左稻西則右是左酒右漿不俱在右又無葱渿脯脩之品此其所異也鄉

飲酒之禮以飲為主故先酌酒以行獻酢食禮以食為主故卒食設酒以酳之不獻也左右內外之設皆便於食因以寓陰陽之義也左氏傳粢食不鑿玉藻云稷食菜羹皆飯也醯醬食之主也公食大夫禮賓將食宰夫自東方授醯醬公設之卒食賓取粱與醬興以降貴食之主也膾炙庶羞也庶羞非正食加饌而已為主者在內加者在外此所以分內外也葱渫亦加品與膾炙同物故處末末與外皆陽也酒漿與

羹同物故處右右陰也若兩有酒漿則左酒右漿酒陽漿陰也脯脩皆朐

案彭氏燕食禮圖其第一行食左羹右最近人其第二行葱渿在左醢醬在葱渿之右脯脩又在醢醬之右脯脩皆有朐則朐左末右又酒漿在脯脩之右則酒左漿右較脯脩處稍近人第三行為殽胾則殽左胾右第四行為膾炙則炙左膾右最在外今據鄭注細玩之當是食左羹右醢又在食之左醬又在羹之

右葱渿又在醢之左酒漿又在醬之右共為一行最近人第二行為殽胾三行為膾炙

客若降等執食興辭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食音嗣

正義鄭氏康成曰辭者辭主人之臨已食若欲食於堂下然坐復坐也　孔氏頴達曰降下等也謂大夫為卿之客其品等卑下也執捉也興起也客既卑故未食先執飯起以辭謝主人飯為食主故特執之客既興辭故主人亦起辭止之則客從辭而止乃復坐

食也　呂氏大臨曰降等謂大夫於卿士於大夫也但執食興辭而不下堂　陳氏澔曰不敢當主賓之禮故食至則執之以起而致辭於主人

案凡飲食之禮臣於君則降食於堂下公食大夫禮云賔左擁簠粱右執湆以降是也若賔主相敵無降理公食大夫禮云大夫相食賔執粱與湆之西序端是也惟大夫於卿則欲降而不降此記云客若降等執食興辭是也凡卑幼食於尊長而尊長賔之其禮

皆然陳氏所謂不敢當賔主之禮是也

主人延客祭祭食祭所先進殽之序徧祭之食鄭如字胡音嗣

正義鄭氏康成曰延道也祭祭先也孔疏延客祭者君子得食則種種出少許置在豆間之地以報先代造食之人君子有事不忘本也客若降等則先祭孔疏敵客則得自祭不須主人之延道也殽之序徧祭之謂胾炙膾也以其本出於牲體也孔疏雖同出牲體而公祭必次序徧匝祭之食大夫禮魚腊湆醬不祭也　呂氏大臨曰延客祭者客卑於主人客不敢先必延之而後祭也殽謂骨

體如特牲少牢尸飯舉幹舉骼舉肩皆振祭是謂徧祭　朱子曰古人祭酒於地祭食於豆閒有板盛之卒食徹去

通論陳氏祥道曰古者於爨則祭先炊於樂則祭樂祖將射則祭侯用火則祭司爟用龜則祭先卜養老則祭先老於馬則祭馬祖馬社於田則祭先嗇司嗇於學則祭先聖先師凡此不忘本也又況飲食之間哉

存疑鄭氏康成曰主人所先進先祭之所後進後祭之如其次也

辨正胡氏銓曰祭食祭所先進食飯也黍稷稻粱之屬所先進者則祭之後者不祭若殽之序則徧祭徧皆也　徐氏師曾曰此卑客就食之儀若敵則不必然夫禮要於中而已矣

案鄭意祭食謂所食之殽胡以飯與殽對舉似胡得之但公食大夫禮黍稷粱稻皆祭此非於君故略與

三飯主人延客食胾然後辯殽（飯扶晚反辯音徧下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延客先食胾後食殽殽尊也凡食殽辯於肩食肩則飽也

孔疏食胾竟後乃始辯殽辯匝也主人道客令食至飽故食殽得匝也特牲少牢云初食殽次食脊次食骼後食肩辯於肩則飽也

孔氏穎達曰三飯謂三飧也（案朝曰饔夕曰飧此三飯不應以飧言飧疑餐字之誤）禮食三飧而告飽須勸乃更食三飯竟主人乃道客食胾也

公食大夫禮云賓三飯以湆醬鄭云每飯歠湆以殽擩醬食正饌也是三飯但食醬及他饌而未食胾也

所以至三飯後乃食胾者以胾為加故客三飧前未食之然公食禮三飧竟不云延客食胾與此異案公食大夫君禮也此主賓禮自當有異賈氏公彥曰公食大夫為禮食故先食殽此大夫士與客燕食故先食胾　呂氏大臨曰既食胾則徧食之所謂辯殽也徧食如尸嚌之是也先儒以此殽為膾炙膾炙禮謂之庶羞非殽也案分言之則羊豕魚腊為正饌膷臐膮炙胾為加饌通言之則凡列皆謂之殽　所謂徧祭者謂徧舉骨體而祭也胾加豆也客既三飯主人延客食

加所以盡其勤也　馬氏晞孟曰飲食惟魚腊醬湇不祭以其非物之盛則餘殽莫不徧祭也飲禮三爵而退食禮三飯而止者不盡人之歡非專為飲食之義也故三飯主人延客食胾然後辯殽盖主人之加禮則義不可辭也

主人未辯客不虛口

正義鄭氏康成曰客不虛口俟主人也虛口謂酳也

客自敵以上其酳不待主人飽主人不先飽也　孔疏虛口

謂食竟飲酒蕩口使清潔及安食也用漿曰漱令口以潔清為義用酒曰酳酳訓演言食畢以酒演養其氣客雖食殽已匝不得輒酳蓋主人常讓客不自先飽故客待主人辯乃酳　孔氏穎達曰此謂卑客案公食禮雖設酒優賔不得用酳但以漿漱口此是私客故用酒以酳也　呂氏大臨曰降等之客必俟主人徧食殽胾乃敢卒食而酳蓋有所待也

存疑胡氏銓曰疏謂公食之禮雖設酒為優賔不得用酳故鄭注彼云但以漿漱口而已則此虛口安知

其酳邪或曰客雖已飽而主人未辯客必徹有所食

若食猶未竟者然

案客降等若士之於大夫既非均敵又不若大夫之於君其等懸殊故介於二者之閒最宜細看進食之序左殽右胾右近人便於食故先胾而後殽又胾純肉為陰𣅀殽帶骨為陽尊𣅀先食尊後食也公食大夫酳以漿此私客自當以酒以漿以酒皆可謂之虛口亦不必泥

侍食於長者主人親饋則拜而食主人不親饋則不拜而食饋羣媿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勸長者食耳雖賤不得執食興辭拜而已示敬也不拜以其禮於已不隆

通論呂氏大臨曰凡稱侍者少賤之於長者毋敢視賔客也若執弟子職而侍之侍飲侍食侍坐皆然以賔主之義不全故無執食興辭之節也若長者加禮略申賔主之敬而親饋之則拜之而已若不親饋則

主人之敬不足亦不必拜也

存疑孔氏頴達曰鄉是自為客法此明侍從尊長為客禮也饋謂進饌也已雖侍尊長而主人若自親饋與已已則拜謝之而後食也　張子曰從長者而就人食若主人親饋及已則拜而食若不親饋則禮非為我不拜而食不敢當其禮也與雖貳不辭同義

徐氏師曾曰侍長者而為客非自為客也故雖少無執食興辭之禮但視主人之施而答之耳

案上是降等之客此侍食於長者則侍者非客長者亦未嘗客之也此長者即是主人若如孔疏是侍長者而食於人非侍食於長者而長者與主人為二人矣張子徐氏皆從孔疏案侍食於長者與後侍飲於長者句法正同孔後訓長者賜侍者酒則此亦長者賜侍者食耳安得云從長者而為客乎鄭云勸長者食蓋子侍父食臣侍君食無不當勸者看侍字甚明

共食不飽共飯不澤手飯扶晚反下放飯飯黍竝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飽謙也孔疏共食宜謙不輒厭飫為飽謂共羹飯之大器也不澤手為汗手不潔也案陸氏釋文汗下半反本或作汙今攷釋訓挼莎則從汗為是澤謂挼莎也禮飯以手澤或為擇孔疏古之禮飯不用箸但用手與人共飯手宜潔淨不得臨食始挼莎手乃食恐為人所穢也

呂氏大臨曰共食者所食非一品共飯者止飯而已凡與人共者必先人而後已厚人而薄已共食而求飽非讓道也古人之飯者以手與人共飯摩手而有澤人將惡之而難言也

存疑張子曰共飯不澤手必有物以取之不使濡其手共飯雖食共一器必各有器以取之

案古人飯皆以手下言摶飯其明徵也惟飯黍用匕耳此共飯本大槩言之張子乃以飯黍之匕槩之稻粱其説未確

毋摶飯毋放飯毋流歠摶徒端反上飯如字下飯音反歠川悅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摶飯謂欲致飽不謙也孔疏取飯作摶則易得多是欲爭飽非謙也流歠大歠嫌欲疾也孔疏謂開口大歠汁入口如水流則

欲多而速是傷廉也　呂氏大臨曰食言放羹言流皆貪肆歠食而無容也　朱子曰放飯大飯謂食之放肆而無所節流歠謂長歠飲之流行而不知止也

通論呂氏大臨曰孟子曰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齒決之失小而流放之過大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放飯去手餘飯於器中人所穢也

孔氏穎達曰手就器中取飯若粘著手不得拂放本器中當棄於篚無篚棄於會會謂簋蓋也

案鄭孔說亦可通但如此則非不敬之大與孟子不合

毋咤食毋齧骨毋反魚肉毋投與狗骨毋固獲咤陟嫁反齧五結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咤嫌薄也齧謂有聲響不敬反魚肉為已歷口人所穢也投骨為其賤飲食之物固獲為其不廉也　孔氏穎達曰咤謂以舌口中作聲齧骨一則有聲二則嫌主人食無肉三則齧之口脣可

慴也魚肉與人同器若已齧殘不得反還器中高氏愈曰已取而復反之病其揀擇少牢禮尸所食之餘肉皆别置於肵俎投致也食肉後毋棄其骨與犬為賤飲食之物案且恐致犬爭驚衆亂席也固獲謂與人共食不可專固獨得及爭取也　呂氏大臨曰毋咤食當食叱咤惡無容也毋固獲惡必得也　陳氏澔曰毋咤恐似於氣之怒也存異姚氏舜牧曰毋反魚肉謂器中尚有餘不必以箸反掀而盡食之案此讀反為翻古人牲體載之有序無可翻也　鄭氏康

成曰欲專之曰固爭取曰獲

案反還也姚讀爲翻非是固獲只必得之意鄭分專屬固爭屬獲非

毋揚飯飯黍毋以箸箸直慮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揚飯亦嫌欲疾也　孔氏穎達曰飯熱當待冷若揚去熱氣則爲貪快傷廉飯黍當用匕故少牢禀人溉匕注云匕所以匕黍稷也彭氏汝礪曰匕今之匙　呂氏大臨曰飯黍以箸惡用非所宜也　陳

氏澔曰毋以箸貴其匕之便也

案黍稷稻粱皆可為飯黍極黏難以手取故或有用箸者箸梜也羮有菜者可用箸飯不可用箸當用匕也孔疏引溉匕注兼稷言誤黍黏稷不黏不必用匕也

毋嚃羮毋絮羮毋刺齒毋歠醢客絮羮主人辭不能亨客歠醢主人辭以窶嚃他答反絮敕慮反刺七亦反醢音海亨普彭反窶其雨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嚃為不嚼菜亦嫌欲疾也孔疏羮有菜當

梜嚼若含而歠吞之是欲速而多又有聲不敬也絮猶調也為其詳於味也孔疏絮謂器中調和鹽梅是嫌主人味惡也刺齒為其美口也口容止孔疏口容欲靜止不得刺弄之為不敬歠醢為其淡故亦嫌詳於味也孔疏醢肉醬也醬宜鹹客若歠之則是醬淡也主人兩辭優賓也孔疏客失禮而絮羹則主人謝之云巳家不能亨煮故味不調適客失禮而歠醢則主人亦致謝云作醢淡而無鹽故可歠皆以優饒於賓也呂氏大臨曰毋刺齒取齒間之餘也醢之味厚非可歠而歠之則味薄可知

濡肉齒決乾肉不齒決毋嘬炙濡仁朱反乾音干嘬初怪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決猶斷也孔疏濡濕也濕軟不可用手擘故用齒斷乾肉堅宜用手孔疏乾肉脯肉也堅肕不可齒斷故須用手擘　徐氏師曾曰各有宜也嘬炙爲其貪食甚也嘬謂一舉盡臠特牲少牢嚌之加於俎孔疏火灼曰炙若食炙肉先當以齒嚌而反置俎上嘬者不細齧一舉而并食之也

餘論馬氏晞孟曰君子於觴酒豆肉之閒未嘗不致謙而養廉也

卒食客自前跪徹飯齊以授相者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卒子恤反齊將兮反相息亮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讙也自從也齊醬屬也相者主人贊饌者孔疏相者謂主人佐助進食者賓以所徹飯齊授之公食大夫禮賓卒食北面取粱與醬以降也興辭不聽親徹　孔氏穎達曰卒食食已也食坐南鄉客食竟起從坐前北面當已坐而跪自徹已所食飯與齊以授相者飯齊食主故也答主人初所親饋者也齊醬葅通名耳此是卑者侍食之禮敵者則否　陳氏櫟曰飯與齊皆主人所親設故客皆親徹讙也　呂氏大臨曰主人與

辭於客然後客坐此與客降等執食興辭之義同敵者則不親徹也

存疑張子曰此錯簡當在前章客不虛口之下

侍飲於長者酒進則起拜受於尊所長者辭少者反席而飲長者舉未釂少者不敢飲少時照反釂子妙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降席拜受敬也燕飲之禮鄉尊案鄉飲不鄉尊飲字似誤疏不明駁疏例不駁注也者飲也孔疏須待長者盡爵後少者乃得飲也

盡爵曰釂不敢飲不敢先長

燕禮曰公卒爵而後飲

也孔疏燕禮曰受賜爵者以爵就席坐公卒爵然後飲鄭注不敢先虛爵明恵從尊者来也然此與燕禮合與士相見及玉藻違士相見及玉藻皆云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後授虛爵二文皆先君卒爵者謂私燕之禮此據燕飲正禮故不同也　案此賜爵乃無筭爵時惟公命所賜者非與賔獻酬之爵士相見禮亦略其文

孔氏頴達曰明侍尊長飲酒法也食竟宜飲酒故次之長者賜侍者酒進至侍者前侍者不敢即飲起而拜受於尊處謂陳尊之所貴賤不同若諸侯燕禮大射設尊東楹之西自北鄉南陳之酌者在尊東西鄉以酌者之左為上尊尊面有鼻鼻鄉君示君

專有此惠也若鄉飲酒及鄉大夫燕則設尊房戶之閒東西列尊尊面鄉南酌者鄉北以西為上尊時主在阼賓在戶西牖前南鄉賓主夾尊示不敢專惠也今云拜受於尊所當是燕禮而燕禮不言拜受鄉飲亦無此語疑文不具近尊鄉長者故往於尊所鄉長者而拜長者辭少者之起案起當作拜故少者復反還其席而飲賜酒也舉猶飲也　王氏安石曰拜受於尊所此是初進酒時一拜受耳不然則已煩矣　徐氏

師曾曰受爵則聽於長者飲酒則後於長者皆敬也案燕禮有賔實主禮既成下大夫媵爵於公而後公爲賔舉旅再媵爵而後公爲卿舉旅爲大夫舉旅賔媵爵於公而後公爲士舉旅至無算爵而後公命賜執媵爵者賜執散爵者則雖拜受執之而不敢飲必公卒爵而後敢飲也鄭引之以証不敢飲之意而不與上反席而飲句違者盖所謂反席而飲特將飲未飲必待長者釂而後敢飲也

長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敢亢禮也賤者僮僕之屬孔疏敵者亢而有辭少者賤者則不敢被長者之賜宜即受也　孔氏穎達曰少謂幼稚

吕氏大臨曰辭遜之節行於賔主之際而已體不敵則毋敢視賔客　徐氏師曾曰此因上節而并記之盖蒙酒食而言推之凡賜亦當如是

賜果於君前其有核者懐其核核戸草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懐核嫌棄尊者物也木實曰果

呂氏大臨曰果核當棄重君賜故懷之　徐氏師曾曰不敢棄於地也

御食於君君賜餘器之溉者不寫其餘皆寫溉古愛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重汙辱君之器也溉謂陶梓之器孔疏陶是瓦甒之屬梓是杯杅之屬不溉謂萑竹之器也孔疏萑葦也是織萑為之器竹是織竹為之器並是筐筥之屬也寫者傳已器中乃食之也勸侑曰御　孔氏穎達曰君賜餘者謂君食竟以食殘餘賜御者也器可滌溉者不畏汙則於器中食之食訖

則滌以還君也其餘不可溉滌之器若不倒寫則浸汙其器壞尊者物也故皆倒寫之　呂氏大臨曰二者皆廣敬也

總論戴氏溪曰果核餘物也不敢棄君之餘器用微物也不敢同君之器所以習臣子恭順之心於人情慢易之際也

餕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餕子閏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食人之餘曰餕　朱子曰餕餘之

物不可祭先祖雖父不以祭子夫不以祭妻不敢以鬼神之餘復以祭也　陳氏櫟曰雖父於子夫於妻亦不以餕餘祭之非特不以薦先也　徐氏師曾曰此承上章賜餘而言盖受君之賜當熟以祭惟是餕餘則不祭戒褻也盖君雖當尊而祭亦當重忠孝兩盡之道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餕而不祭惟此類也食尊者之餘則祭盛之　孔氏頴達曰凡食人之餘及日晚食朝

餕之餘皆云餕凡食餘悉祭惟父得子餘夫得妻餘則不祭言其卑故也非此二條悉祭　熊氏安生曰父得有子餘者謂年老致事傳家事於子孫子孫有賔客之事故父得餕其餘夫餕其妻餘者謂宗婦與族人婦燕飲有餘夫得食之　戴氏溪曰餕餘不祭與父不祭子夫不祭妻義不相屬父不祭子夫不祭妻各使其子主之示有尊也　案以尊臨卑死者之靈必有所不安故當祭則使人攝之也

辨正朱子曰二句承上面餕餘不祭說如孔子君賜腥則非餕餘雖熟之以薦先祖可也賜食則或為餕餘但可正席先嘗而已祭只是祭祀之祭非飲食必有祭之祭

案先儒皆以為飲食之祭故難說如廟中餕鬼神之餘皆祭日中而餕亦祭故此節斷以朱子說為正

御同於長者雖貳不辭偶坐不辭

正義鄭氏康成曰御同謂侍食於長者饌具與之同

也貳謂重殽膳也辭之為長者嫌孔疏御謂侍也侍者雖獲殽膳重而已不須辭其多也所以然者此饌本為長者設耳若辭之則嫌當長者也偶坐盛饌不為已孔疏偶媲也或彼為客設饌而召已往媲偶於客共食此饌本不為已設故不辭之也一云偶二也若惟獨有已主人設饌已當辭謝若與他人俱坐則已不假辭以主人意不必在已也

通論馬氏曰禮者施報而已主人之禮在我不辭非禮也主人之禮不在我辭之亦非禮也

存異朱氏申曰御同於長者與長者同御食於君雖貳不辭貳重膳盛禮也禮意施於長者而不在已故

不必辭偶坐偶然而坐禮意亦不在己也

羹之有菜者用梜其無菜者不用梜梜古協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梜猶箸也　孔氏頴達曰有菜鉶羹是也以其有菜交横非梜不可無菜者謂大羹湇也直歠之而已其有肉調者犬羹兔羹之屬或當用匕也

為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絺為國君者華之巾以綌為大夫累之士疐之庶人齕之為去聲副普偪反華胡瓜反累力果反疐音帝齕恨

沒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副析也既削又四析之乃橫斷之而巾覆焉孔疏刋其皮而析為四觧又橫觧而以細葛布覆之而進也華中裂之不四析也孔疏諸侯禮降故破而不四析亦橫斷之用麤葛巾覆之而進也累倮也謂不巾覆也士不中裂橫斷去疐而已庶人不橫斷

孔氏穎達曰削刋也絺細葛綌麤葛也爾雅曰瓜曰華之疐謂脫華處庶人府史之屬齕齧也此削瓜等級非謂平常之日當是公庭大會之時　呂氏大

臨曰削瓜有等亦以辨上下也自大夫以上皆削故曰為天子為國君為大夫以下不削故曰士疐之庶人齕之累之如裸裎之裸也　方氏慤曰瓜必用巾以奉尊者不敢褻其物也必以絺綌當暑以凉為貴也　湯氏三才曰此亦槩論食瓜之禮食瓜之制先刊皮次半破次四析次横斷次巾覆天子分尊而制獨隆故五者兼有之諸侯有四而又降其一謂麤葛也大夫有三不四析不巾覆然猶削也士只有二不

刋皮不四析不巾覆庶人只有一惟以手齕之而同

半破即一食瓜而正名定分之意寓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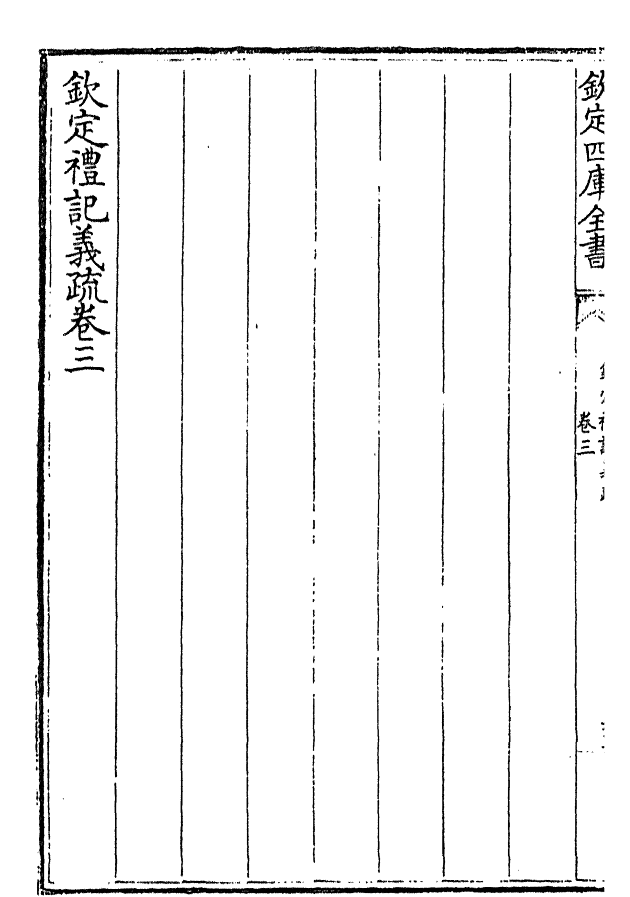
通論劉氏彛曰三代之王於府史胥徒女奚莫不用

禮以竭其忠孝之誠也如内饔之割亨外饔之刑膴

辟雞宛脾熬毋珍捶曲盡精微皆有制度而况瓜爲

時新必薦寢廟也大夫已上皆曰爲者有司爲之也

士庶人不曰爲者自爲之也



欽定禮記義疏卷三